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当代新潮文学 与先进文化方向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 吴培显 著



岳麓书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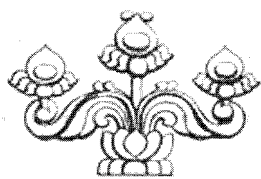
人文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当代新潮文学 与先进文化方向

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2004—2005 年立项课题

◎ 吴培显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吴培显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6

ISBN 7 - 80665 - 749 - 5

I. 当... II. 吴...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271 号

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

作 者: 吴培显

责任编辑: 黄 朝

封面设计: 乐 仁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28 千字

印数: 1—3,000

ISBN 7 - 80665 - 749 - 5/G · 558

定价: 22.00 元

承印: 长沙利君漾印刷厂

地址: 湖南省宁乡县华夏中路中小企业发展园

邮编: 410600

电话: 0731—780137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总 序

凌 宇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间,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

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

人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订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观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与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

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抃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目 录

引 言	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追求 与先进文化方向 /1
第一章	“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与 文学认知的时代性 差异 /8
	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 人的全面发展 /8
	二、文学是人学及其理解 的时代性差异 /15
	三、人的解放与当代新潮 文学的内在追求 /25
第二章	自我意识的初步自觉与现 实批判的认知基点 /32
	一、心灵律动的个性化节 拍与外宇宙认知的主 体色彩 /32
	二、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否

定式的自我英雄化倾向 /42

三、自我意识的理想化与理想化的自我精英意识 /54

第三章 自我意识的人本还原与艺术秩序重建的

执著 /66

一、从现实批判的使命意识到人本还原的自我追求 /66

二、精英意识的解构与自我意识的平民化凡俗化 /76

三、“解放人”的信念凸显与“非文化”的众声喧哗 /90

四、庄严而崇高的艺术理想与诗歌秩序重建的执著 /110

第四章 爱情主题的嬗变与人性表现的拓展和

深化 /136

一、爱情禁区的突破与爱情主题的回归 /136

二、演进中的爱情主题与传统爱情观念的扭结 /145

三、爱情主题的超越与生命本真的逼近 /154

四、爱情主题的拓展与人性表现的深化 /167

第五章 儿童本位意识的新生与儿童文学的

繁荣 /183

一、中国儿童文学的曲折起伏与儿童本位意识的盛衰 /183

二、儿童本体生命的执著关注与走向开放的生命体认 /190

三、儿童游戏精神的诗意张扬与多重形态的梦幻境界 /215

四、儿童接受心理的多元应对与贴近儿童的艺术思维 /230

第六章 文学观念的不同定位与艺术境界的差异 /247

一、文学的超越性追求与文学基本问题的反思 /247

二、文学观的递嬗与文学史演进的内在驱动力 /251

三、文学观的平面接续与文学创作的横向扩展 /259

四、文学观的分野与艺术境界和价值追求的差异 /268

五、文学观的自觉选择与主题取向的多元化 /278

第七章 文学形态的现代转换与认知范式的升华 /285

一、现代形态问题述略与中国文学形态问题 /285

二、文学形态的现代转换的内在和外在线标志 /291

三、中国文学形态转换的三次打破两次复原 /295

四、理性生活观确立与文学形态转换的实现 /304

五、认知范式的突破与民族原始信仰的升华 /315

后记 /322

引言

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 追求与先进文化方向

所谓“当代新潮文学”，指新时期以来有别于传统文学创作原则、曾在当时文坛上形成一定规模和声势的冲击性影响或轰动效应、并在各自不同的意义层面上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某种新的美学元素的文学思潮。从当代文坛的动态景观来看，它们的出现不仅构成了文坛上追“新”逐“后”的喧嚣和此起彼伏的冲击波，而且实质性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向，成为文学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也是当代文学繁荣的一种重要标志。当这种表面的喧嚣和内在的震荡都成为过去，对于作为文学史存在的当代新潮文学，无论人们当初对它持何种态度——是接受还是排

斥,是喝彩助威还是不以为然或者多有微辞等,如今都不能不理性地正视、客观地评价它。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它在中国文坛上曾经亮出过标新立异的旗帜,制造过一次次的热点,或者对西方现代派借鉴过程中曾有过种种表面上的花样翻新,而主要是因为当代新潮文学在创作成就,以及对新时期文学的整体形态和后来文学创作发展的深刻影响等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尽管新潮文学自身似乎已失去了它那原生种的奇异性和陌生性,尤其是在渐趋成熟的读者群体审美意识面前,它那制造文坛热点话题的机能也似乎失去了足够的能量和活力,但对于当代新潮文学的关注和研究却依然是学界的热门话题,相关的专题性、系统性的研究论著愈益迭见层出。

但是,另一个相关的也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又会摆在研究者面前。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无论是放眼于宏观考察还是侧重于微观探究和剖析,人们都尽可以去努力突出研究者自我的个性和主体意识,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和鉴赏规则,按照自己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去见仁见智,——目前的研究状况正说明了这一点。而从学科研究的科学性方面说,任何一个研究者又总是在力求获得一种起码是自认为更为中肯、确切或更有创见的阐释和概括,——在这一点上,目前研究界似乎并不缺乏自信。同样的,笔者在系统检索和思考当代文学史实时,也感到有必要在相关的研究基础上,从某种新的角度,以求进一步地、科学地审视和定位当代新潮文学。那么,究竟基于何种价值或美学层面的研究,才更有助于深切解读它们?究竟以何种尺度去考量和评判,才能更中肯地揭示它们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当然首要的是对当代先锋性文学思潮的运行及其创作实践作出一种言之有据的宏观把握和判断。简言

之,如果我们识破新潮文学在形式实验和探索过程中编织的神秘的“叙事迷宫”,耍弄的精致的语言“陌生化”的小把戏,或者穿过它们施放出的向西方现代派租借来的腾挪跳跃的结构技巧、视角变换,及其高明或不高明的人称障眼法等,便可窥见其条条道路通罗马般地指向的那个艺术主旨和内核,即对“人”的关注和“认识自我”的努力。如果一定要说出它们与此前或当时文坛上的正统“现实主义”的深层特质的差异的话,那么也许可以笼统地这样概括,即由现实关注和“社会焦虑”,跳跃到了“人本关注”和“自我焦虑”。

于是便有了当代新潮文学研究中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视角和尺度的选择。“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法,是早已妇孺皆知的“三个代表”的内容之一。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先后在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曾对其作过阐述和强调。面对这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提法,人们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却千差万别。这从近年来铺天盖地的有关“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不同视角、不同意义层面的研究热潮中,就不难看出。这种理解和认识的差异,不仅从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和各类学习文件中可见一斑,而且体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直接或间接的研究论著中。比如有的学者就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弘扬的层面上来理解它的,有的学者强调的则是精神产品创作的健康品位及其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也有人将它定义在道德和现实行为品位的层面上,也有人将它与“扫黄打非”对应起来等。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是从社会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等层面上来对它加以研究和阐发的。笔者认为,所谓文化的先进性,应是由其现实意义上的精神内涵和运行状况,与终极意义上的“前进方向”和价值目标,这样两个层

面的因素决定的。这两点构成了作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先进文化。

从现实意义层面上说,“先进文化”的概念是由中共中央及其高层领导人提出,并且是逐步明确、科学地界定的,其意义内涵也是逐步清晰起来的。“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这是最为明确而完整的一次表述,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在这里,所谓先进文化,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此前的“七一”重要讲话中的表述是:“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里的先进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则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有过明确表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提倡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由此观之,三份文献中的所谓“先进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者所指就是基本一致的,具有概念内涵基本层面的同一性。其区别在于,同一问题在从“十五大”报告到“七一”讲话、“十六大”报告的发展中,内涵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超越单纯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因而也就越来越具有学术性意义。如果再往前追溯,则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阐述。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和十四届六中全会先后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两个《决议》,将“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概括为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科学技术五个方面,这其中的“文化建设”又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可见,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基上,就逐层生发出了三个不同意义内涵的“文化”枝干:一是整体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概念,二是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之一的“文化建设”的文化概念,三是这一“文化建设”中的“文学艺术”的文化概念。如果我们按照自然时序的先后来梳理这一过程,就不难看出,“先进文化”在其意义内涵的明确上,在概念界定的科学性上,是有这样一个渐进发展过程的。总之,上述“先进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在力求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意义层面上提出来的。而在这三者之中,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当然在其提出的时间上及其思路的发展上,也是更为初期的提法。

从终极意义层面上说,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目标,则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由国家最高领导人在重要文献和政治报告中反复强调和全面阐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并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推进社会经济文化整体发展的辩证关系、对这两个历史过程相互促进、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发展规律等问题,做出深刻概括,这在以前的确是不多见的。它对于我们真正领会马克

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重视它的实践性价值。起码对总结我国当代历史进程及其经验,认清当前社会发展的现状与特征,坚定不移地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迈进,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正是由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提法中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深邃而宏阔的、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人文理论价值,所以它对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当代新潮文学,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显而易见,这里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的论题,其意义就不是仅限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空泛的“与时俱进”了。同时,本论题也不是从文学研究界常见的那种基于“文学”与“文化”之间的概念的种属关系来解析当代新潮文学,而主要是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层面,以这种“方向”及其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为尺度,去考量和评判当代新潮文学。可以说,这一论题的成立及其意义,是建立在一种具有终极价值关怀意义的理论思辨和求真性的文学史实梳理的基础上的。它包含着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关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认识问题,即如何理解和定位所谓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终极价值目标。这既是民族新文化建设和社会历史发展层面上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是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分支的文学所必须明确的自身价值追求及其意义体现。第二,关于当代新潮文学自身的发生、内在精神追求的认识问题,即从它的发生动因及其对不同阶段上孕育它的历史土壤的回应方面,从它的内在精神追求及其不同阶段上的特征体现方面,来理解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的“方向”的关系,理解前者怎样体现了后者的精髓,及其对后者构成了怎样的影响和促进的问题。

另外,本书虽然是专论性地谈当代新潮文学,其中

当然要涉及并具体分析新时期某些先锋性文学思潮,但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本书并非对这些文学思潮的生成背景、动因及发展过程等作系统性的源流梳理,也不是对其影响和成就作出具体的、全面的评价。本书主要是从不同的理论专题的侧面,如“自我意识”、“文学观念”、“文学形态的现代转换”、“性爱与人性”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尺度,多方位、多角度地观照和考量当代新潮文学。或者说是将当代新潮文学置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价值归宿的理论天平上,来重新认识当代新潮文学的特点和得失,并重估其文学史以及文化史意义。